

閒章，古代文人的「個性簽名」

一幅古畫，最先抓住眼睛的，往往是山水、花鳥，或是那幾行飄逸的題字。可真正耐人尋味的，常常是角落裡那幾方不起眼的紅印。它們小小一枚，不僅在視覺上打破了水墨的沉悶，起到了均衡構圖、提神醒目的形式美作用，更隱藏著中國文人隱秘的精神世界。這就是閒章。閒章名字裡帶著一個「閒」字，它到底能有多閒？有人拿它自嘲，有人拿它表白，有人拿它寄托鄉愁，也有人把一生的風骨、失意、憤懣和豁達，都一刀一刀刻進了印章裡。

從辟邪納吉到文人自述

所謂閒章，是相對於證明作者社會身份的姓名章、字號章以及齋館印而言的。它不作為社會身份的法律憑信，不受制於官方的形制格律，完全是書畫家們為了抒發性靈、開拓意境，寄托情懷而自由創作的產物。

閒章並不是一開始就屬於文人的。它的源頭，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的吉語印、格言印。那時候的人喜歡把「宜民和衆」「長樂未央」「日利」之類的吉祥話刻在印上，佩在身邊，既求平安，也求心安。那時的印章更像護身符，帶著濃濃的現實功用。

到了宋代，書畫題跋和鈐印逐漸成了風氣，印章開始慢慢長出與使用者頗為一致的個性。米芾刻「祝融之後」和「火正後人」，大抵是出於對先祖的追慕，為身世尋一份源流；賈似道刻「賢者而後樂此」，亦可見其好古之心，在權柄之外留一處文人的精神寄托。

它們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閒章，但已經能看出一種苗頭：印章不再只是「證明我

是誰」，而是開始「告訴你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」。即使人生存在缺憾，也能刻出風骨。

直到元明之際，閒章開始從實用工具變成文人藝術。

元代趙孟頫等人開風氣之先，不僅創造了圓朱文印風，還率先使用青田燈光凍石作印，為文人篆刻打開了大門。稍後的王冕繼承這一傳統，用青田花乳石刻印，讓文人自己動手篆刻成為可能。

到了明代中葉，文彭進一步把這門藝術推向成熟。他大力推廣青田石這類軟硬適中的石材，讓文人不必再完全依賴工匠，自己就能完成「篆」與「刻」的統一。

文彭有一方很有名的印，叫「琴罷倚松玩鶴」。這6個字像一幅畫：琴聲停了，人倚著松樹，轉頭去看鶴。它寫的不是事情，而是一種生活狀態；不是身份，而是一種精神理想。閒章從此不只是押在畫上的點綴，而成了文人把生活、審美和人格一起寫進去的方式。



▲從左到右寫的分別是：努力加餐飯；天下第一傷心男子；傻瓜。



▲從左到右寫的分別是：見笑；呵呵；一日清閒一日仙。

有些印章不是閒情，是在和命運交手

如果說這些閒章更像是文人的自我介紹，那麼另一類閒章，就像他們和命運交手後留下的傷痕。周亮工就是典型。他一生幾經險境，曾兩次瀕臨死地，最後又奇跡般活下來。大難不死之後，他刻「有什麼歇不得處」，這句話出自蘇軾的《記遊松風亭》。當年蘇軾被貶惠州，爬山時累得夠嗆，望望山頂的亭子，心想這得走到什麼時候。忽然他一拍腦袋：「此間有什麼歇不得處？」是啊，哪兒不能歇呢？想通之後，蘇軾便如掛鉤之魚，忽得解脫。

這7個字，周亮工大概體會到了蘇軾的心境。

周亮工甚至刻了一方「傻瓜」印。看似自嘲，實則是一種清醒：在險惡局勢裡，太聰明未必是福，糊塗反而可能保命。周亮工的「傻瓜」，和後來鄭板橋的「難得糊塗」，其實是同一類生存智慧。

康熙、雍正朝重臣蔣廷錫則是另一種樣子。他官至大學士，位極人臣，身處廟堂，畫作和書法都透著富貴氣。但他的《水墨花卉卷》中第三段題跋鈐卻有一個「來爽」印。「來爽」兩個字很輕，像給沉悶的官場偷偷開了一扇窗。每天都在奏折、規制、禮法裡周旋的人，最奢侈的願望，有時不過就是「來一點爽快」。這方印不是豪言壯語，卻有一種安靜的求生欲。

再看黃鶯，就更接近普通人的處境了。

他是清道光年間掌管文書的低級吏員，一生治印數千方，卻未能在仕途上顯達，自號「印癡」。他的閒章特別多，多到後人翻他的印譜，彷彿在翻一個人的內心彈幕。而且他的印章取材種類繁多，不僅有玉章，還有許多用生活中常見物品製成的閒章，比如葡萄木刻成的「恬然」、煤根石刻成的「甘貧原是道」、蜜蠟刻成的「厚顏」、竹根刻成的「小心大膽」……

「無事小神仙」「一日清閒一日仙」——這是他對閒的渴望；「越不聰明越快活」——這是他對世故的反諷；「見笑」「呵呵」——他刻進印裡時，和我們現在發「哈哈」的心情大概沒差；「人賢氣味和」——賢者自有一股和氣，仕途無望便守住內心的溫厚。「忙人所閒」——別人忙的是功名、利祿、陞遷，他偏把時間「閒」在篆刻裡，這方印是一種反向的自得。

還有「凡事當留餘地」「所以君子心往往淡如水」「妻奴熙熙難犬閒閒」……黃鶯刻的不是文人的風雅，而是一個普通人面對生活的無奈、自嘲，和一點點不肯熄滅的倔強。他的閒章，用最直白的話，講最真實的心事。更動人的，是他的「加餐」。古人寫信常說「努力加餐飯」，那是一種最樸素的關心。對一個貧病交加的落魄文人來說，所謂大志豪情都太遠了，能好好吃飯，保住這一身疲憊的骨頭，已經是最現實的自救。



▲恬然。

一方小印，裝得下文人的整個世界

到了清代，閒章真正熱鬧起來了。文人們開始把自己的喜怒哀樂、興趣志向、出身經歷統統往印面裡塞。印章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：家世門第、生辰行第、讀書治藝、祈福祝願、追慕先賢，幾乎無所不包。

吳寬刻「延州來季子苗裔」，是把自己往春秋吳國季札的血脈裡追；清代的錢陳群、錢詠、近代畫家錢鏐安等人均有「吳越王孫」印，也是同樣的路數。

到了齊白石那裡，這種表達就更有趣了。他早年做過木匠，成名後刻「魯班門下」，作畫落印時從不避諱出身。他仰慕徐渭、朱耷、吳昌碩，便刻「我欲九原為走狗」，直言願做三家門下「走狗」。至於「要知天道酬勤」「年高身健不肯做神仙」一類閒章，是他近百年畫家生涯的自況，「墨戲」「門外人」「浮名過實」，又透著幾分老來清醒的自嘲與謙遜。生辰行第也是閒章裡很有味道的一類。

文徵明的「惟庚寅吾以降」、朱彝尊的「我生之初歲在庚辰」，都帶著典故味和文氣。生辰本來只是一個時間點，經過閒章一刻，忽然就成了可供咀嚼的人生坐標。

再往裡看，是治學與藝術的自我提醒。石濤的「搜盡奇峰打草稿」，幾乎像一則創作宣言，把「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」的方法論說透了；何紹基喜歡「讀異書飲美酒賞名花對麗人」，把讀書、飲酒、賞花、會友揉成一體，像是在告訴後人，文人生活從來不該只有一種顏色；黃丕烈刻「書魔」，則是乾脆把自己對書的癡迷攤開給人看。

文人們還很愛向前賢致意。鄭板橋刻「青籐門下牛馬走」，擺明了自己在徐渭面前甘願伏低。法式善的「詩裡求人龕中取友」，則把朋友、學問和精神寄托都放進了小小印石裡。說到底，閒章不是裝飾，而是一個人心裡最想對世界說的話。



▲從左到右寫的分別是：越不聰明越快活；厚顏。



▲從左到右寫的分別是：人賢氣味和；小心大膽。

閒章不閒，更像古人留給後人的短信

鄭板橋把憤懣刻在了印裡。他因長期官卑職微，刻下「七品官耳」「十年縣令」等，反倒把牢騷和自嘲都攤開了。

到了吳昌碩那裡，這股勁兒又換了個樣子。吳昌碩50歲才學畫，自稱「畫奴」，後來做了一個月縣令就掛冠而去，隨即刻下「棄官先彭澤令五十日」。

陶淵明當了80多天縣令才辭官，他偏要說自己更早50天，像是在以一種玩笑的方式，表達對官場的徹底不耐煩。

唐寅的「龍虎榜中名第一，煙花隊裡醉千場」，則把科場失意後的放浪寫得既痛又亮。趙之謙更直接，乾脆刻「為五斗米折腰」，不裝清高，反倒把謀生的難處明明白白攤開。

閒章之所以動人，還因為它常常在替一個人保存「歸去」的方向。

現代畫家張大千一生漂泊海外，刻「乞

食人間尚未歸」「苦瓜滋味」「家在西南常作東南別」，把遊子心境刻得既辛酸又曠遠。

所以，如果要問閒章到底有多閒？其實一點也不閒。

高鳳翰因患風痺致使右臂病殘，改以左手握筆寫字作畫，乾脆自名「左軍司馬」，張灝在禪意深處喊出「放下，全放下，佛也莫要作」。鄭板橋、吳昌碩、唐寅、趙之謙則把傲骨、失意和不甘，一併刻進章裡，印在詩畫中。

這些小小的印，不只是書畫上的裝飾，更像是古人留給後人的一封封短信。紙墨會舊，金石會磨，但那些被刻進印章裡的情緒、風骨與心事，卻穿過幾百年，仍然清晰可辨。

作者／關禾

本版圖文摘編自「國家人文歷史」微信公眾號



▲從左到右寫的分別是：魯班門下；吳越王孫。



▲從左到右寫的分別是：七品官耳；家在西南常作東南別。